

析論箕衣渡之戰

—陳俊華—*

摘要

發生在咸豐二年四月的箕衣渡之戰，是太平天國初期最慘重的一次敗北，馮雲山也因此而戰歿，影響可謂深遠。但長久以來卻沒有多少學者對此一重要戰役作深入的探討；有則大多是談其經過，對於此戰役所反映的意義並沒有細意分析。本文試從整個戰役的來龍去脈來瞭解它的性質及意義。

發現此戰役所反映的事情只少有三項：首先是由於太平軍的潰敗，使湖南得以保存，奠定日後曾國藩籌辦團練的基地；其次是反映出當時兵妒勇才，兵勇不能合作，致使太平軍日漸勢大；其三是楚勇並未因此役之捷而獲清廷重用。就此三點而言，本文希望能給與讀者對此戰役有另一個思考方向。

關鍵詞：太平天國、箕衣渡、馮雲山、洪秀全、江忠源

* 本文作者現任輔英技術學院專任講師

壹、前言

太平軍自道光三十年金田村起事至咸豐三年攻陷南京這段前期作戰中，曾遭受過一次重大傷亡的伏擊，此即發生於咸豐二年四月二十日的簞衣渡之戰。簡又文稱是次戰役影響有三——其一是南王馮雲山戰死，致使日後洪、楊二人之間的糾紛，乏人調停，終至內鬥分裂；其二是使太平軍之精銳部隊幾乎損失殆盡，而不得不隨地收編土匪流氓，使太平軍軍紀日漸敗壞；其三是長沙得以暫保，而奠定曾國藩籌辦湘勇的基礎。（註1）

王恢曾先後於民國四十六年時發表了一篇名為〈繫太平天國興亡的簞衣渡〉，和六十三年撰寫〈太平天國簞衣渡的前因後果〉，兩文重複之處甚多，但作者對簞衣渡之戰的影響看法是：

湘軍很快便成了勁旅，並且很快就替代了綠營，不僅歷九州而戡平大亂，清政府的兵權，正因之而轉入漢人手中。所以作著以為太平天國之興亡實繫於簞衣渡之戰。（註2）

可是王爾敏師持不同的看法，而認為「湘軍勢力的膨脹與真正的發展，均以江南大營糜爛為起始。」（註3）簞衣渡之戰無論對太平軍或清廷而言，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戰役。奇怪的是，除了出現上述兩極化的看法之外，歷年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學者，皆很少就這次戰役，作專門討論（除了王恢之外）。蕭一山在其《清代通史》中亦只有數百字提及簞衣渡之戰而已；大陸學者鄺純在其《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一書中，把簞衣渡之戰與前面的全州之戰合為一目，共用兩千多字而已。倒是簡又文的《太平天國全史》對此役論述較為詳細。不過無論王恢或簡又文

註 1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冊）》，香港：猛進書屋，1962年，頁389-390。

註 2 王恢，〈繫太平天國興亡的簞衣渡〉，《人生半月刊》第一四九期，民國46年1月16日，頁14。

註 3 王爾敏，《淮軍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56年，頁8、頁371。

在討論簞衣渡之戰時，皆著墨於戰事的經過與發展，對該戰役所反映的重要意義，並沒有深入探討，殊為可惜。

其實簞衣渡之戰的重要性並非僅僅在重創太平軍，而是在於該次戰役的奇特性——在簞衣渡大敗太平軍的不是清廷的官兵，而是自告奮勇，自資自募楚勇的江忠源，名副其實的「小兵立大功」。此外，簞衣渡之戰的發生，亦是由於太平軍無意之失所致，這又牽涉到攻打全州，屠城三日之事了。若要追究太平軍攻打全州之遠因，則不得不討論桂林之攻防戰。因為太平軍若不攻桂林，江忠源則不會自資徵募千名楚勇赴援，而後引發簞衣渡之戰。這三次戰役皆有密切關係，這是研究簞衣渡之戰的來龍去脈，不得不注意的地方。簞衣渡之戰所反映的事情，至少有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對太平軍的影響，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戰（如王恢語）抑或只是數十戰役中的其中一次敗仗而已？其次就清廷官兵而言，可看出其內部的問題。第三是兵、勇的矛盾與湘勇的地位問題。本文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簞衣渡之戰的本質、意義及其影響。

貳、大戰之遠因——桂林攻防戰

一、清兵號令不一

早在咸豐元年年底圍太平軍於永安時，清兵統領意見相左，號令不一。當時江忠源已受廣東副都統烏蘭泰之請，募得楚勇五百名前往永安助陣，江氏對當時指揮包圍永安的廣西提督向榮與烏蘭泰意見不合，有深刻的感受。江氏其後在〈答劉霞仙書〉說道：

自滋事以來，蔓延兩省，轉展兩年，非賊眾而我寡，賊強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將不知兵，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將又各不相下，遂至潰爛不可收拾。（註4）

註4 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收入王有立主編中華文史叢書第六輯之49），台北：華文書局，民國59年6月，頁57。

烏蘭泰與江忠源採取同樣的戰術，認為當時太平軍只是初起之勢，而且戰鬥力也不足，就應趁此一大好機會四面圍攻永安，其以一舉殲滅之；但向榮則主張三面圍攻而縱一出路，認為是誘敵出城而尾隨追殺之計，才是上策。當時受命統制諸軍的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尙阿對此不置可否，向榮堅持留一缺口，終使太平軍冒死突圍成功，把尾隨的官兵殺得落花流水，而太平軍則直撲桂林。對此失策，當時參與戰役的臬司姚瑩有如下的批評：

書言兵宜合，不宜分弱，此言良是，又云攻城宜開放一路使逃，我兵緊緊追擊，使其不復成隊，不數戰可以殲除，此言未能盡以為事也。開路攻城之法，古人有行之者，未為不可，但躡後追擊之兵，果能追及使其不復成隊否，向軍平南之敗，非賊已敗逃之後乎，敗逃之賊，尚不能擊，乃謂使其不復成隊，可謂大言欺人矣。（註5）

向榮自知失誤，火速領兵進駐桂林府城，民心得以安定。（註6）可惜烏蘭泰在追剿太平軍時，於三月一日與之戰於將軍橋，重砲受傷，退回陽朔，未幾創發而卒於軍中，此時清廷已命前湖南提督余萬清、總兵劉長清、靖緩總兵和春等領兵赴桂支援。可惜向榮仍不改剛愎自用的作風，又與在城內指揮佈置的廣西巡撫鄒鳴鶴意見相左。向榮堅持守城不出，鄒鳴鶴則主張趁余、劉大軍趕至時出城，前後夾殺太平軍，方為上策。但向榮終採守勢，閉城門不出，而賽尙阿則不敢貿然進城，而移師陽朔，中間為太平軍所隔，不能與向榮軍連成一氣。（註7）號令亂成一團。

註5 姚瑩，《中復堂全集中復堂遺稿、續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民國63年，頁3907。

註6 朱學勤總纂，《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收入中國方略叢書，第一輯，第一號內），台北：成文，民國57年9月，頁185。

註7 同上註，頁188。

二、楚勇馳援桂林

江忠源在圍攻永安時，見烏蘭泰與向榮意見相左，而已意又不爲向榮接納，遂稱病回籍。此時間悉太平軍果真如料從向榮的缺口衝出重圍，且直撲桂林府城，認爲太平軍若順流而下，湖南亦岌岌可危。於是自資招募楚勇千名，不管有否詔令，逕自率領「子弟兵」趕赴桂林支援清兵。江忠源的千名楚勇與太平軍大戰於府城「東北的鷓鴣州，頗爲得力」。（註8）事實上，當時太平軍雖號稱數萬，但大多是眷屬婦孺，力能作戰者不超過五、六千人。（註9）而清兵總計有二萬之譜，外加忠源千名楚勇，若能如鄒鳴鶴所言，出城前後夾殺，太平軍定必受重創，或可悉數殲滅之。可惜向榮堅持不出，致使江氏千名楚勇雖奮力殺敵仍效果不彰。反而是在其後的蓑衣渡伏擊戰中，以一抵六，大敗太平軍。

太平軍自二月二十九日攻城以來，無不用盡各種攻城方法，以期破城取得補給，但遇到向榮堅決的死守抵抗。雙方的攻防陷於膠著狀態，而余、劉兩軍及江忠源的楚勇亦奔馳而至，衡量情勢之後，太平軍終於自動解圍北上，攻取長沙以爲基地。但中途發生未預設的全州之役，而導致在蓑衣渡潰敗，使太平軍整個的北進計畫受阻，湖南得以保存。這是雙方始料不及的事。

參、大戰之序曲——太平軍血洗全州城

一、曹知州孤城奮戰

太平軍於四月初一日自動撤桂林之圍北上，三天後抵達興安，知縣早已逃逸。太平軍原計畫在興安暫歇一天後，即水陸兩路向長沙挺進，

註 8 簡又文書，頁 369。

註 9 鄺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上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79。

但當四月六日，行抵全州城時，竟因城中守兵一時緊張，先行發砲射擊，命中馮雲山，太平軍大嘩，遂憤而攻城報仇。（註10）全州城位於桂林東北二五四里，接壤湖南省界，東有湘水，可順流直抵衡陽、長沙，「太平軍經此處，其計畫為取長沙、克武漢，亦顯而易見矣。」（註11）

當時全州知州曹燮培，僅有守備數百人，適值江西都司武昌顯帶兵五百人勾留，見城危萬狀，遂慨然答應留下守城。最初曹知州認為雖然城內總兵力不及千人，但防禦工事頗為周備，只要能支撐數日，待桂林的余、劉兩軍趕至的話，定可驅散太平軍，保住州城。但事實說明這只是曹知州一廂情願的想法。雖然余萬清與劉長清（總計兵力約萬人）奉命從後追趕撤圍的太平軍，但他們不敢接近全州城，只分別屯兵於城北的太平舖，與城西的魯班橋，各離成十里，見死不救。

日復一日，曹知州未獲任何援兵，心憂如焚，遂以血書密送余、劉營中，作最後一次求援，並準備與城共存亡。太平軍見余、劉兩軍按兵不動，趁此機會，全力攻城，但遭到曹知州、武都司的誓死抵抗，經十一晝夜，最後孤軍難支，「鉛藥不繼，賊穴城下伏地雷，火發西城崩……四月十六日也。賊攻城時多死傷，切恨城中人，屠之，焚屋舍幾盡。」（註12）太平軍破城後，大事屠殺劫掠三天，然後繼續水陸並進，欲北上順流直攻長沙。

世事往往難以逆料，雖然太平軍在全州城大獲全勝，但卻耽擱了十多天，致使江忠源得以有充裕時間在箕衣渡埋下伏兵，把太平軍精銳部隊幾乎悉數殲滅。而早已在全州城受砲傷的馮雲山，竟因而死在箕衣渡之戰。

註10 簡又文書，頁384。

註11 簡又文書，頁383。

註12 張月卿編，《平桂紀略、廣西昭忠錄》，（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續編內），台北：學生書局，民國61年，頁230。

二、江忠源抄前阻敵鋒

自太平軍撤桂林之圍北上後，江忠源亦分別與余、劉兩軍，自領楚勇千名尾隨太平軍，伺機殺敵。但當抵達全州附近時，太平軍正猛烈攻城，江忠源以楚勇數目不多，不敢貿然赴援，遂改變戰略，繞道抄前，趁機在全州北十二里外的簑衣渡埋下伏兵。因為江氏預料太平軍定必趁春汛水漲時，順流而下直撲長沙，故在河道彎曲而狹窄的簑衣渡伏擊之。

江忠源如此以寡擊眾的戰略是適當的安排，不過卻不得不犧牲全州。原本太平軍不一定要走水路經過簑衣渡的，正如馮雲山已指出：「簑衣渡水湍而狹，兩岸多山林，一軍扼之，足以致吾儕死命。」（註13）預料清兵在該處或有埋伏，主張棄水路，改從陸路北上。但洪秀全卻認為陸路行軍太遲，只可為副軍前進，主力大軍皆應從水路挺進。如此一來，正中江忠源的埋伏，馮雲山亦因是役喪命，太平天國頓失良材。

肆、簑衣渡伏擊戰

一、三面埋伏未竟成功

簑衣渡位於全州州城北十二里，「兩岸皆岩石，河床隨岩石起伏，灘多水急。東岸山勢峭拔……兩岸江邊一片沙洲。」（註14）是由桂入湘之水路捷徑，但由於河道狹窄而多彎，水急而灘淺，正如馮雲山所云不適合大軍行進。江忠源預料太平軍在破全州城取得補給後，必欲速攻長沙，而水路必經之捷徑就是簑衣渡。因此，江氏雖不願意，但仍放棄赴援全州而帶領楚勇超前余、劉兩軍，抵達簑衣渡進行佈防埋伏。江氏

註13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台北：商務，民國69年修訂本，頁78。

註14 王恢，〈太平天國簑衣渡之戰的前因後果〉，《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六期，民國63年5月，頁220。

在其後〈答劉霞仙書〉對如何佈防有如下的描述：「（賊）自桂林竄出，攻陷全州，忠源先軍橋頭，堵其西竄新寧之陸路，並釘塞河道，斷其北上零陵之水路，請於河東紮營，以爲合力圍剿之計。」（註15）

江忠源設想周到，分三方面預埋伏兵，即連陸路也不放過，但楚勇的主力佈置於簞衣渡西岸沙洲，而飛函約正從後追來的和春扼守東岸，屆時一聲令下，東西夾擊，太平軍必被殲滅。可惜和春竟意存觀望，未如約埋伏東岸，致使太平軍在崩潰之餘搶渡東岸，死裡逃生。江氏在同書中又描述當時的激烈戰況及未竟全功之慨：

向軍門（向榮）臥病未來，諸將無所統紀，互相推諉，賊果從河東小路竄出，鏖戰兩晝夜，奪獲賊船三百餘隻，賊之精悍若無幾矣。斯時，吳楚若稍有防堵，前後夾攻，何難聚而殲之。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黨，日以千計，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風先逃，一至道州，勢遂復熾。（註16）

江忠源所言「諸將無所統紀，互相推諉」意指余萬清、劉長清與和春三大軍，觀望不前之態度。

在簞衣渡大敗太平軍的竟然不是官兵，而是自動請纓的江忠源及其楚勇，以寡擊眾所建的奇功。事實上，楚勇自第一次以五百名之數出境支援永安，開始時一直被官兵輕視，及其後江氏以千名楚勇再馳援桂林，屢建戰功，更使官兵心存嫉妒。《湘軍志》言：「江忠源以楚勇顯，然（兵）妒勇亦甚，所屯則私門。」（註17）因此各軍並未配合江忠源簞衣渡伏兵之計畫，一味推諉，似有陷江氏獨力應戰之意。官兵心存嫉妒，昭然若揭，後來事實證明果真如此——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平軍猛攻廬州，江忠源死守，破城時，「諸君屯四十里外，觀望莫公

註15 江忠源書，頁58。

註16 同上註，頁58-59。

註17 王闡運，《湘軍志》，（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二輯），台北：文海，民國57年，頁29。

（江忠源）——城陷，發恨投水死。春秋四十有二。」（註18）

二、太平軍敗而不潰

由於兵與勇不能合作，和春沒有扼守東岸，余萬清、劉長清兩軍亦未於適當的時機趕來助陣，致使江忠源勢單力薄，雖痛殲中伏的水路太平軍，但卻同時要應付行抵鑷刀灣，聞風趕來助戰的太平軍之陸路部隊；江氏顧此失彼，遂使太平軍往東岸搶灘，收拾殘餘勢力，由扁擔拗繞出永州，欲攻陷之，但不成功，遂又轉往南面的道州，收編會匪，勢力大振。和春、江忠源等雖然尾隨追殺之，但太平軍仍連陷江華、永明、嘉禾、桂陽等地，並於七月三日攻陷郴州，以為補給根據地。

太平軍水路部隊雖在簑衣渡受重創，但敗而不潰，未幾竟能越戰越勇，黨從也越聚越多。所過之處，地方文武官員無不聞風而逃，使尾隨剿亂的江忠源、余萬清、劉長清、和春等兵勇疲於應付。郭嵩燾在〈江忠烈公行狀〉中指出簑衣渡太平軍敗而不潰的原因：

簑衣渡之捷，人心稍固，程喬采尋還衡州，適時非公力遏賊船，則長沙危，使統領能用公言扼東岸，則道州不失，而賊可盡，不至糜爛半天下也。道州俗樸而悍，地界粵西多會匪，各處賊均響應勢復張。（註19）

太平軍在郴州稍事整頓後，西王蕭朝貴於七月二十八日領太平軍直抵長沙城下，可幸此時已距簑衣渡之戰約三個月以後了。湖南巡撫駱秉章早已把城中防禦部署妥當，致使蕭朝貴連攻不下，且於八月下旬中砲身亡。太平軍於馮雲山戰死後，至此又失一員猛將，遂自動於十月十九日撤圍北上。〈湘軍記〉云：「簑衣渡之戰，為保全湖南首功。」實在之論。是年年底，曾國藩得以湖南為基地，組織湘勇，成為日後剿滅太平軍之主要力量。

註18 江忠源書，頁196。

註19 江忠源書，頁266。

伍、襄衣渡之戰的意義與影響

一、戰事得失之間

論者有謂襄衣渡大捷是奠定湘勇代替綠營的契機，但綜觀整個戰役的來龍去脈及清軍實際的協調作戰情況，可說上述之論言之過早。以江忠源帶領的千名楚勇轉戰南北，雖然立下不少戰功，可是不但不被重視，反而招至妒忌，清廷對江忠源襄衣渡之捷，亦不甚看重。何來取代綠營之始之說？事實上江氏千名楚勇的招募並非出自政府授意，而是出自他個人爲了保鄉護土之心，而自資招募赴援桂林的，朝廷在襄衣渡之戰半年多之後，才正式命曾國藩在湖南籌辦團練，而且在作戰的整個過程中，幾乎完全由江氏的楚勇負責，清官兵大部份屯兵觀望，未做適當時機的配合，致使未竟全功。

從襄衣渡之戰，可以看出清兵將領的怯懦與不合作的情況和對非正規軍——楚勇的嫉妒；清廷雖因此捷而嘉賞於江忠源，但並未因而重用民間的楚勇。事實上，太平軍於咸豐三年正月初陷南京後，清廷重用的也是官兵——於同年三月命琦善領兵進駐楊州城外的帽兒墩，成立江北大營；也命向榮集兵於朝陽門外的孝陵衛，成立江南大營，互爲犄角，意在圍困南京的太平軍。從這點來看，襄衣渡之捷並未替楚勇建立地位。曾國藩日後所訓練的湘軍，及所收編的各地丁勇，（包含在廣義的湘軍範圍內）也一直未受重用，直到江南、江北兩營完全崩潰之後，清廷才不得不依靠湘軍。吳志鏗在〈湘軍內部的維繫與分歧——湘軍兵爲將有的再檢討〉一文中說：「在咸豐十年以前，由於清廷的猜忌與漫不經心，湘軍一直無法獲得應有的發展。」（註20）即是此意。

襄衣渡之捷是由民間楚勇所立的大功，但由於兵忌勇才，未能通力

註20 吳志鏗，〈湘軍內部的維繫與分歧——湘軍兵爲將有的再檢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1年7月，頁83-84。

配合，以致雖大捷卻未獲全功。半年多後，太平軍便攻陷南京，勢力益固。簑衣渡之戰對清廷而言，雖勝而有失——暫時遏阻太平軍急撲長沙之勢；但卻使其往南流竄諸州，裹脅愈眾，聲勢越大，與清廷繼續作頑強的對抗。再定都南京之後，實力不但未減，反而更較在簑衣渡之戰以前來得強大，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二、清軍與太平軍之角力

王恢謂簑衣渡之戰是維繫太平天國興亡的關鍵所在，說得似乎嚴重了一些。以史實而論之，太平軍在簑衣渡之敗後，仍能收編各地匪眾，發揮強勁的後續的戰鬥力，連陷多個州縣，並有能力於三個月後再攻長沙。雖然蕭朝貴於城下戰死，但清兵未能遏止太平軍北上的攻勢，不過半年，南京亦告失陷。清廷大為恐慌，連忙成立江南、江北兩大兵營以圍南京，另調集各地兵勇進剿太平軍。但事實證明，在咸豐十一年曾國藩收復安慶之前，太平軍的實力是相當不弱的，至少在咸豐九年以前，清軍（無論湘軍或官兵）曾吃過多次敗仗。例如在咸豐四年三月底，有湘潭鄉團來報，謂：「靖港敵只數百人，可驅而走也，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註21）

曾國藩聞而大喜，遂於四月初二攻靖港，但反而為太平軍大敗，曾氏憤而投水自殺，幸得左右救起，退回長沙。同年十二月初，湘軍水師攻擊湖口，但於同月二十五日被翼王石達開困於鄱陽湖內，船隻數十艘亦被焚，曾氏的旗艇亦被俘，曾氏過乘小舟逃抵羅澤南營，僅以身免。兩次皆反映太平軍水師的強勁。

至於陸戰方面，雙方互有勝負，不過在咸豐八年九月底至十月初的三河鎮之役，就清廷而言，損失至為慘重。猛將李續賓所率領的五千名兵勇，在攻奪太平軍屯糧儲彈藥之地的三河鎮時，悉數被英王陳玉成殲

註21 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十八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9年4月，頁118-119。

滅，桐城亦因而失守。曾國藩對三河鎮之敗，至感痛心，至於江南、江北兩大營與太平軍周旋，皆是敗多勝少，終至完全崩潰，向榮憂憤而死。

從太平軍在簞衣渡被大敗後與清廷較勁的能力來看，該次戰役並未瓦解太平軍的戰鬥力；簞衣渡之捷最重要的價值似乎是在暫保長沙之不陷，得讓曾國藩有基地籌辦團練而已。

陸、結 論

太平軍自金田村起事以來到攻陷南京的多次戰役中，損失至為慘重的要算簞衣渡之役。但根據上文對該役之分析所得，簞衣渡之戰實在隱含著更深層的意義。首先就清廷而言，該役之勝利並非官兵所為，而是由江忠源所率領的民間丁勇而建的戰功，且是太平軍因氣憤攻全州延誤北進行程十多天的結果，否則當江忠源趕抵簞衣渡時，太平軍早已順江而下，直取長沙了。因此此役確解長沙之危，並使曾國藩得以有基地籌辦團練，建立日後剿滅太平天國的湘軍。

其次簞衣渡之捷未竟全功，又反映出當時清軍內部的矛盾，將不知兵，諸將不合，號令不一的現象。例如「向榮總以為事權不專，怏怏不樂。」（註22）致使作戰力大減。更有甚者，兵妒勇功，官兵除輕視楚勇之外，更不願與之合作，形成江氏孤軍作戰之外，事倍功半，清廷亦未因楚勇立大功而開始重視之，丁勇的地位始終未能提昇，更不能與官兵相比。

對太平軍而言，簞衣渡之敗，雖然被消滅了大部份的精銳部隊，但其機動性高，吸納性強，不久又重新壯大起來，約一年光景，便攻陷南京，勢力益固，而後續與清軍的角力，也是勝多敗少，若非本身內訌，則半壁江山可保長久。就這點而言，簞衣渡之戰絕非繫太平天國興亡的

註22 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七》，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2年12月，頁3。

戰役，它只是太平軍在無數次戰役中，屬於早期失敗的戰役而已。若謂馮雲山在該役中身亡，影響深遠，那麼蕭朝貴的戰死長沙及其後陳玉成之殉歿，安慶被曾國藩克復，對太平天國的影響又作何評論？所以要真正瞭解襄衣渡之戰的意義，並非只看誰勝誰敗的表面現象而已。

徵引及參考書目

- 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十八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69 年 4 月修訂版。
- 王闖運，《湘軍志》，（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二輯），台北：文海，民國 57 年。
- 王恢，〈繫太平天國興亡的簑衣渡〉，《人生半月刊》第一四九期，民國 46 年 1 月 16 日，頁 12-14。
- 王恢，〈太平天國簑衣渡之戰的前因後果〉，《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六期，民國 63 年 5 月，頁 215-224。
- 王爾敏，《淮軍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 56 年。
- 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收入王有立主編中華文史叢書第六輯之 49），台北：華文書局，民國 59 年 6 月。
- 朱學勤總纂，《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收入中國方略叢書，第一輯，第一號內），台北：成文，民國 57 年 9 月。
- 吳志鏗，《湘軍內部的維繫與分歧——湘軍兵為將有的再檢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1 年 7 月。
- 張月卿編，《平桂紀略、廣西昭忠錄》，（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續編內），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61 年。
- 姚瑩，《中復堂全集中復堂遺稿、續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民國 63 年。
-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冊）》，香港：猛進書屋，1962 年。
-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台北：商務，民國 69 年修訂本。
- 鄭純，《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上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 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七》，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2 年 12 月。